

错乱的时空，错过的爱恋？如果这是上苍
晓月听风为你呈现不一样的三国群雄的爱恨



晓月听风 著

情倾三国

2

冥冥之中注定的话，那我们还能再相遇么？
情愁，三国版的金瓶梅，透迤亮相。

珠海出版社

2

情倾二国

穿越
经典文

晓月听风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倾三国/ 晓月听风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 -80689 -675 -4

I. 情… II. 晓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9436 号

情倾三国

作 者: 晓月听风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策 划: 马 峰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hs.net

E - mail: zhchs@zhchs.net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6 字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0000 套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675-4

定 价: 44.00 元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“皇上，喝下这碗酒，你便能逃脱洛阳城的禁锢了。”我将一碗酒推到刘协眼前。

他看着，有些犹豫。

“这……喝下去之后，真的还能醒过来吗？”

我冷冷一笑。

“皇上，现在箭已在弦，不能不发，皇上只能从信任我，和继续做你的笼中鸟之间选择一个，我也不逼您，您自己做主吧。”

他死死盯住碗里的酒，猛一咬牙。

“与其继续过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，不如行险一搏。飘零，我这条性命就交给你了！”

说完，他不再犹豫，拿起酒碗，一饮而尽。

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他的眼神渐渐迷蒙，脸上泛起一片青绿。

“或许，这是我在这一世的最后一刻呢。”他苦笑起来，“这辈子，我没能做过一件自己想做的事，没得到过一样自己想得到的东西……飘零，你能抱着我么？”

我心中百味杂陈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深深叹了口气，我站起来，走过去，在他身边，轻轻环抱住他。



他微笑着，露出幸福的表情，在我怀中静静睡去，直至，停止呼吸。

我却没有动，一直抱着他的身躯，直到渐渐发冷、僵硬，仍然没有松手。

这，就是人死之后的躯体么？

见过的死人多了，抱在怀中的还是第一次。原来人死了之后，便是这样的啊！其实，也不错不是么？

死了之后便不会再有任何烦恼，世间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，曾经的存在也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消亡，最终，没有人会记得你。

也许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才能算是真正的解脱吧！

我默默地想着。

“姑娘。”雁儿走进来，叫了一声。

“都办妥了么？”

“是的。皇上……”

我冷冷地，放开已经冰冷僵硬的尸体。

“皇上已经去了。”

雁儿看着我，皱了皱眉头：“姑娘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留下来？不如趁现在还没有人发觉赶快走，何必要去涉那风险？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不成的。我必须留下来，混淆他们的视听，皇上的躯体才能有机会偷梁换柱，否则功亏一篑。况且，现在走，我们走得掉么？与其落入男人的掌控之中，我情愿赌上一赌，彻底摆脱他们的控制。”

雁儿抿紧了嘴。

“现在还不能把皇上运出去么？”她改变了话题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不行。现在乱象未呈，我们根本无法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皇上运出去，否则也不用出此下策。再说，韩暹杨奉他们都是成了精的人物，不是真的皇上很容易会被他们看出破绽来，到时候才真的危险了。”

雁儿点了点头，我们俩合力，将刘协搬到龙床上。

清晨时分，宫女的尖叫声响彻杨安殿的上空。

整个杨安殿，不，应该说整个洛阳，都像被煎开的油，沸腾了起来，炸开了锅。

刘协死了！

这个消息像插上了翅膀，几乎在一瞬间，传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，城里城外的兵营都乱了起来。

待韩暹和杨奉带着大批士兵冲入杨安殿，里面已经乱成了一团。

一千忠于汉室的老臣们个个悲痛欲绝，哭天抢地之余恨不得将我剥皮挫骨扬灰以泄心中之恨，却被杨安殿的守卫们毫不留情拒于寝宫之外，便是想要看看皇帝的遗体也不得而入。

我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品茗。这些侍卫们大抵是受到了韩暹的吩咐，同时负有监视和保护我的双重责任。如今事起突然，他们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只得一方面挡住所有欲对我不利的人，一方面却也限制我的行动。

可我根本不想动，我在等着韩暹杨奉的到来。

从宫女内侍们口中听到我鸩杀了刘协，韩暹带着一脸的不可思议走了进来。在他身旁，杨奉阴沉着脸，眼中闪动着杀机。

“皇上呢？”

他们并没有先审我，而是对寝宫内的内侍问道。

“在……在龙床上……”内侍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哆哆嗦嗦把他们带到刘协的尸体旁。

韩暹和杨奉对视了一眼，杨奉走上前去，摸了摸刘协的脉搏，上下左右，仔细查看。

半晌，杨奉转过身来，摇了摇头。

韩暹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“你杀了他？！”转头看着我，他惊怒交加地问。

我微微抬眼。

“是又如何。”

“你疯了！！”他气急败坏地叫道。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不是也希望他死么？还是我会错意了？”我故作不解地问。

“你这个蠢女人！我是要你控制他不是要你杀了他，要杀他我们早就下手了，还用等着你来？！”

我微微一笑：“那还真是抱歉了。不过如今人已经死了，又能如何呢？您节哀吧。”



杨奉看着我，眯起了眼睛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看了他一眼。

“太师的死皇帝也参与其中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他皱起了眉头。对于董卓，其实并没有他们宣称的那样感情深厚，至少，不会为了替他报仇而将自己陷于不利。

“太师曾允我正位，若不是他们的设计，我又怎么可能沦落到如此地步？！”我狠毒而幽怨，发泄着心中的愤恨。

杨奉哑口无言，董卓是否对我有过这样的承诺，他无从得知，而我为了泄愤而杀人，在他看来，其实也正常得很。只是杀的这个人太不平常。

“你这蠢货！刘协死了，我们凭什么号令天下？你真要复仇，为何不去找吕布貂蝉？！”韩暹怨愤地说着。急怒之下，他也不避讳，竟然直呼皇帝的名讳。

“找吕布？为什么？太师死了，唯一能给我荣华富贵的只有他，可惜貂蝉那婊子陷害于我，害我失去了吕布的宠爱，否则我也不会被逼离开。”我恨恨地说。

说这话的同时心中掠过一丝尖锐的痛苦，我们几人之间的恩怨情结，又岂是外人可以了解的？

然而在已经植入灵魂的伤痛面前，我只能选择忍受和忽略。

韩暹也说不出话来了。杨奉紧皱着眉头，道：“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，刘协已死，现在我们失去了大义的名分，该怎么办？”

我不甚在意地说：“这有何难？就说皇帝曾经留下遗嘱，找个小孩子登基，你们辅政，岂不比控制刘协来得更自在？”

韩暹的眼睛亮了起来，杨奉脸上闪过浓重的杀机。

“飘零姑娘果然好计较！”

我看了看他，突然笑了：“大人过奖。不过，这样做还有一个必然的条件才行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人们需得相信先皇的死跟两位无关啊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不只是韩暹，杨奉也愣住了。

“众所周知，洛阳如今是在两位的控制之下。如今出了这种事，若说两位



• 刘协之死 •

与此无关,谁信?现在有我挡着,担了弑君的罪名,可一旦我出了什么事,我的行动皆出自两位大人的授意的传言就会传遍天下,到时,别说辅政了,恐怕两位大人需要应付的是天下人的讨伐吧?!”我不轻不重地说着。

韩暹和杨奉脸色一变。

“胡……胡说!我们的协议原本不是这样的……”韩暹说了一半,突然停顿。

“所谓的传言,并不一定要是真的不是么?何况天下诸侯要的,也并不一定就要是事实。”

杨奉冷冷地看着我:“你以为你有机会散布这样的谣言?”

我笑了起来:“为什么不呢?大人,您别忘了,我这几年都在干什么!”

语结。

两人的眼光都是又气又恨,皆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,但却拿我一点办法没有。

我笑得更开心了:“其实,两位大人何必如此呢?飘零要的,不过是荣华富贵,对我来说,担一个弑君的罪名根本不算什么,而两位大人只要一点小小的赏赐,能够掌控天下,实在是双赢的事情,何乐而不为呢?”

韩暹气极,大口吸着气,“匡当”一声,一张椅子被他一掌劈碎。

杨奉的声音冷得像冰,似乎能将人的血液都冻结起来:“姑娘果然好手段,难怪能闯出一番事业来。好,我们可以答应姑娘的要求,也请姑娘记得今天的承诺,否则,我们的性子姑娘也是知道的,我想,我们谁也不希望出现同归于尽的结局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我笑道。

第五十二章
意外之变

6

洛阳的混乱仿佛在一夜间传遍整个天下,如今,妇孺皆知洛阳名妓飘零毒杀了当今天子。

韩暹和杨奉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小孩,两岁大,硬说是刘协的儿子,将他拱上帝位。要给刘协下葬,要让新皇登基,天子的葬礼和即位礼这两样皇室最隆重的典礼集合在了一起,把他们这一党人忙得焦头烂额。再加上董卓旧部大都是草莽出身,对这种繁琐的典礼细节本来就不大清楚,懂得规矩的文官们又心有抵触,消极怠工,于是整个洛阳城乱得一塌糊涂。

这还只不过是简单的麻烦。

他们另立新帝的做法可想而知不会得到全天下的赞同,从内部的洛阳城,到外面割据一方的豪强势力,韩暹和杨奉等人既要安定洛阳的民心,又要解决朝廷内部和天下间反对的声浪,于是忙得不亦乐乎,几乎是不沾地,我的事情倒被放到了一边。

他们的处境其实也颇为尴尬。一方面,从臣子和法理的角度来讲,我这个杀人凶手是一定要被碎尸万段的,但另一方面,面对我的威胁,他们又不得不想办法保全我的性命,矛盾之下,混乱之中,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把我严加看管起来,小心周到侍奉着。然而,随着混乱的扩大,不知不觉间,原本严密的看管出现了漏洞。



终于有一天晚上，雁儿神情严肃地走进来，在我耳边低语：“侯爷已经得手了。”

我看了看她：“一切都顺利么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我长长吁了口气。

令刘协假死，然后用一具类似的尸体偷天换日，将刘协秘密送出洛阳，送回曹操的势力范围，这便是我们的计划。为此，我冒险留在洛阳，吸引韩暹等人的注意力，放松他们的警惕，曹操则带领心腹武士，偷偷潜入带走刘协，这些都是事先预定好的。

如今曹操已经得手，恐怕此刻刘协已经在前去许昌的路上了，我在这里的作用也告一段落。雁儿又附在我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侯爷传话来，已经安排好了人手，时机一到，就来接姑娘回去。”

我笑了笑，不带半丝感情，没有说话。

雁儿张嘴，还想再说什么，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她立刻把话吞了下去。

我如今被“监禁”在洛阳城外的军营中，军帐的帘子被掀了起来，杨奉大步走入。

“飘零姑娘，在这里还习惯吧？这些天，委屈姑娘了。”他温和地笑着，我却只看到一片假惺惺。

“托大人的福，还好。”我也做足表面功夫，虚情假意，“不知大人深夜前来，有何贵干啊？”

“也没什么，只不过跟姑娘说一声，明天要请姑娘换个地方。”

我眼皮一跳。

“怎么，大人忘了我说过的话了？”

他眼中闪过一丝阴霾，仍笑道：“哪里，姑娘别生气，我们绝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如今我们和姑娘在一条船上，又怎会对姑娘不利？不过也请姑娘体谅我们，毕竟姑娘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外边的人追究起来，我们也不好交差啊！”

我直直地注视着他，在我的目光下，他不露半点声色，淡定自然，于是我有主意了。

咬了咬下唇，我仿佛下了大决心，道：“好吧，飘零也知道大人們的苦处，



决不会为难大人。不过,也请大人别忘了我们的关系,你我要么同享富贵,要么一损俱损。”

他干笑了两声,道:“姑娘放心,我们既已合作,双方都应该拿出点诚意来不是么?好了,夜深了,不妨碍姑娘休息,我先出去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,站起身来:“送大人。”

看着杨奉的背影远走,我拧紧了双眉。

“告诉侯爷,计划有变,请他在路上动手。”

雁儿吃了一惊。

“你是说……他们会在路上对我们不利?”

我冷笑。

“他们不是吃素的,不会甘心被我敲诈。何况有我这么个人,他们始终不得安寝,自然要处心积虑除掉我。”

“那……他们不怕我们的威胁么?”

“所谓的威胁,是要让我死而见尸。但如果不声不响失踪呢?该怎么办?”

雁儿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“那……我们的安排……姑娘你还是决定回许昌么?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不,我们的安排不变。但出了这样的变故,曹操不可能不知道,如果不向他求救,我们的打算很容易被他看穿,事情就不好办了。”

她会意。

也许是为了表现所谓合作的诚意,除了我,韩暹并没有限制雁儿的行动,这让我有机可乘。

走出军帐,抬头看了看满天繁星,静夜的冷风拂过,带来一丝凉气,钻入身体里,浑身一个激灵,思维清醒了很多。

明天,谁知道会怎样呢?或许这便是我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夜吧!

突然间脑子里浮现很多人影,父亲、母亲、同学、朋友,还有吕布、貂蝉、董卓、艳娘……

我仰望着天空,仿佛痴了。

*

*

*

*

第二天一早,天刚蒙蒙亮,一辆封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就驶进了军营。

我以纱覆面,在雁儿的陪伴下登上马车。十几个精选的卫士便装跟随在车前车后,手拿武器,眼光凶狠,一看就知道不是良善之辈。虽然杨奉说这些人忠实可靠,但他们究竟对谁忠实呢?

马车的车帘都是厚布缝制的,密不透风,坐在马车里,根本就失去了方向感,我的心情紧张而沉重。

雁儿紧紧抓着我的手,手心濡湿,微微颤抖着。

我反手抓住她,带着愧疚。

“对不起,要你跟我去涉险……不该带你来的。”

她愣了一下,随即薄怒道:“姑娘,怎么又说这种话呢?我已经说过了,只要是跟着姑娘,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怕的!”

我的鼻头酸酸地,一时之间,说不出话来。

一定要活下去!我告诉自己。就算不为了我,为了雁儿,也一定要挣扎出一条活路,无论如何,我要她好好地活着!

突然,一阵剧烈的颠簸,马车停了下来。

“什么人?”走在前面的卫士大声喝问道。

“我们是什么人不必管,乖乖留下马车和里面的东西,滚!”一个嚣张的声音说道。

“瞎了你们的狗眼!!居然敢抢到我们头上来!!”卫士们怒气勃发。他们嚣张跋扈惯了,在他们的观念里,他们不去打劫别人已经阿弥陀佛,却没想到今天却被这些不长眼的山贼截了道,怎能不怒?!

武风盛行的年代,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,何况是悍兵加强贼的组合,于是没有两句话,双方就动上了手。

兵器的交击声在四周响起,夹杂着人的惨叫响彻旷野。我掀起车窗帘看出去,一群黑衣黑裤的人包围着马车,虽然看起来个人水平比不上那些彪悍的卫士,但人多势众,外面的情形,实在对我们不利。

厮杀中,一个卫士冲过来向马车夫喊道:“快走!”

又掀起车帘,向我喊道:“姑娘,贼人势众,你们先走!!”

我还没来得及答话,却有一个山贼眼快看到了我,顿时眼睛一亮,大叫



起来：“头儿，快看！这车里的娘儿们太漂亮了！！抢回去做你的压寨夫人最好！！”

我一惊，这种语气……

难道他们不是我安排的人？！

转头看着雁儿，她脸色苍白，额头上渗出了冷汗。

我的心直往下沉。

马车夫赶着马车向前冲去，山贼们纷纷冲上前来，却见那马车夫临危不乱，左手牵紧了缰绳，右手马鞭飞扬，“啪啪”声响中，贼人纷纷跌飞开去，马车前方被开出一条道来。

我看得惊心动魄，没想到连一个马车夫都有这样的能耐，杨奉啊杨奉，为了我一个女子竟然如此煞费苦心吗？

可又是这样的苦心安排我才能冲出山贼的包围，真不知道该感谢他还是痛恨他！

马车在山路上飞驰着，后面那些山贼们初时还叫嚣着追在后面，但毕竟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，渐渐地，后面的叫嚣声变弱，消失，我也得以松了口气。

这些山贼只会勾起我的噩梦回忆，被强暴的画面成为我生命中无法排除的梦魇，如果落到他们手中，我情愿自尽！

但事情还远未完结。



马车仍然一路疾驰着，我心凉若冰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所有安排，我的人已经无法联络，更不用指望曹操的救援。虽然杨奉的手下只剩下这个马车夫在我跟前，但就凭他，也能轻易置我们两个弱女子于死地！

他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我不知道他要带我们去哪里，转头看着雁儿，她的嘴唇已经被自己咬出了血，眼中却露出坚毅的神情。

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我已经束手无策，难道真的要葬身于此？

心纠结在了一起，双手紧握成拳，指甲嵌进了肉里。功败垂成，我真的不甘心！！

拿出贴身的匕首，这是我最后一搏了，虽然希望渺茫。若是真的无路可走，自杀，将是我最后的选择。

“姑娘！”雁儿看着我，眼神一黯。她从怀中，也掏出了一把匕首。

对视了一眼，我们突然笑了，外面的一切忽然间变得无足轻重。

突然间，马车慢了下来，渐渐停稳。

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如擂鼓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壮着胆子，将车帘掀开一条缝。

倒吸一口冷气，只见马车正停在一个悬崖边上，而从两旁的树丛中，跳



出二十多个精壮的汉子,虽然穿着跟一般农夫无异,但从他们身上传出来的那种肃杀之意,凛悍的气息令人战栗。

这些人,绝对是身经百战的骁勇之士!

我的血液仿佛在一瞬间结成了冰,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还会有这么多人的埋伏,如今,就算我想要自尽,恐怕也不可能了!

这时,只听到那马车夫在外说道:“姑娘,请下车吧。”

我和雁儿对视一眼,硬着头皮,咬了咬牙,相互搀扶着走下马车。

精壮汉子们在面前排成了一排,个个手握兵刃,凌厉的气势散发出来,令人心寒。

我发觉自己的四肢都在发抖,雁儿抓住我的手凉得可怕,重得惊人。

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

我努力镇定,却发现说出来的话颤抖着不成声调。

就在这时,异变又生。只见那群大汉,包括那个马车夫,突然齐刷刷地跪了下来,异口同声说道:“参见姑娘。”

短短时间内一连串的变故,我只觉得心脏有些供血不足,头晕晕地就要跌倒。

难道他们是我布置的人?

我询问的眼神飘向雁儿,人手是她安排的,她应该最清楚。

却看见她茫然地,摇了摇头。

我难以抑制心中的惊讶,咬了咬嘴唇,问:“你们……是什么人?”

那马车夫头也不抬,恭恭敬敬地说:“我等奉周大人之命前来保护姑娘,谁料保护不周,令姑娘受惊了。”

我不由一愣。

想遍了所有人,却唯独偏偏漏了他!

“周大人……周公瑾么?”

“是。”马车夫干净利落地答道,从怀中掏出一块令牌,正是周瑜的东西。峰回路转了么?我心头一松,只觉得浑身发软,几乎站立不住。

一股难以言喻的心情涌起,说不出的滋味缠绕在我心间。

“他……怎会知道我在这儿?又怎会让你们来保护我?”

“我等本来就是潜伏在韩暹军中的眼线,大人得到您到了洛阳的消息

后,就命我们随时注意您的行踪,必要的时候不惜一切也要救您脱险。”

我听到最后一句,心头一颤。

“这是他的原话?”

“小的不敢说谎。”他抬头看了我一眼,又低下头去继续说道,“我等听到杨奉等人要对姑娘不利,便想办法混了进来,原想把他们引进埋伏,在路上劫走姑娘,却没想到碰上了真正的山贼,所幸姑娘没事,不然小的都不知道该如何向大人复命。”

我突然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大人还吩咐,如果您遇到危险,请您一定要跟我们走,到他那里去。”马车夫仍然毕恭毕敬地说道。

我不由有些犹豫。

原先的计划终局是我退隐山林,但如果去到周瑜的身边,恐怕又要陷入是非之中,非我本意。

但,他一心为我,如此真情实意,我又怎好拒绝?

“姑娘,先请各位起来吧。”雁儿也镇定下来,在我耳边轻声说道。

我这才发现想得太过专注,这些人跪在地上还没有起来,急忙说道:“大家快请起来吧。”

马车夫带头,这些人这才站了起来,他看着我,恳切地说:“姑娘,我家大人实在担心姑娘的安危,令我等一定要将姑娘平安送到他身边,姑娘忍心令大人失望吗?”

我看着他,实在难以决断,不自觉看向雁儿。

她笑着,向我点了点头。

微微一叹,我知道自己被说服了。至少,要向他当面道个谢,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是么?

“那……好吧,我跟你们走。”

大汉们脸上都露出欣喜地笑容,马车夫尤其喜出望外,说道:“太好了。那姑娘,我们快走吧,这里不宜久留。”

“等等。”我叫住他们,“你们怎么来的?”

马车夫愣了一下,回答道:“骑马来的。”

我点了点头,指着马车:“这个东西不能留着,把它推下悬崖吧。”



众人不由一愣,马车夫第一个醒悟过来,露出钦佩的眼神,应道:“是。”

他驾着马车,向着悬崖边上驶去,然后在快近悬崖的地方下来,用刀在马臀上用力一砍,马儿吃痛,向前狂奔而去,转眼间摔下悬崖。

凄厉的马嘶声带着回声在山谷间回响,很久以后方才消逝,可见这悬崖之深,如若摔了下去,恐怕尸骨无存。

我吁了口气,这样,至少在短时间内,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行踪了……

“走吧。”我淡淡地说。

“姑娘请。”马车夫恭敬地说着,束手在旁,那些汉子们,前、中、后分成三拨,把我和雁儿护卫在中间,向他们系马的地方走去。

我看着马车夫指挥若定,联想到刚才他那快捷的反应,不由暗自称赞。

看来这人并不是简单的人物,难怪会成为这群探子的领头人,周瑜会放心让他在这险恶的地方充为耳目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在跨上马背的时候,问道。

他为我拉着缰绳,恭声说道:“回姑娘,小的姓刘,排行第五,他们都叫我小五。”